

季宇◎著

新安家族

上册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I247.5
J186



郑州大学 *04010719313T*

新安家族

XIN'AN JIAZU
季宇◎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部百万字长篇小说全景式地再现了一代徽商艰苦创业、喋血前行的奋斗历程，是一部深度反映徽商精神的宏大史诗。

小说以清末民初民族资本的崛起、发展壮大为背景，以徽商汪、许、鲍三大家族的恩怨情仇为线索，描述主人公程天送从一个弃婴、一名钱庄学徒，历经人生磨难和商海浮沉，终于成长为一代大金融家的传奇故事；展现了一代徽商为争取民族自强与外国列强势力展开殊死较量的斗争历程；歌颂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一代徽商，为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为伸张人类大义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崇高精神。

小说人物形象丰满，内容厚重，故事大开大阖，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是一部高扬爱国主义英雄气节和展示徽商独特经商济世文化的原创佳作。

主要人物表

程天送——该书主人公，身世曲折，曾做过苦工、钱庄学徒，后成为金融家、实业家。

汪老太爷——汪氏家族老掌门，曾任新安商会会长。

汪老太太——汪老太爷夫人，汪仁福、汪仁康之母。

汪仁福——汪家大爷，汪老太爷长子，汪老太爷去世后成为汪家掌门。

汪仁康——汪家三爷，汪老太爷三子，留学美国，实业家。

郑氏——名郑淑芬，汪仁福之妻，汪家大奶奶。

何姨太——名何元琴，汪仁福之妾。

沈碧云——汪家二奶奶，出家后法名明慧。

吴氏——名吴秀媛，汪仁康之妻，汪家三奶奶。

汪文静——汪家大小姐，汪仁福之女，郑氏所生。

汪文雅——汪家二小姐，汪仁福之女，郑氏所生。

汪文南——汪家少爷，汪仁福之子，何姨太所生。

汪文梅——汪家三小姐，汪仁康之女，吴氏所生。

郑怀如——鸿泰庄总号经理，汪家三朝元老，人称怀叔。

狗子——程天送同村好友，大名程国良，鸿泰庄伙计。

顺子——鸿泰庄伙计。

老宋叔——鸿泰庄大伙计，后为武汉分号经理。

何元根——何姨太之兄，曾任汪家屯溪分号经理。

何贵——何元根之子，鸿泰庄伙计。

鲍翰源——鲍家大爷，鲍清源之兄，罗丝之父。

鲍清源——鲍家二爷，鲍翰源之弟，金融家、实业家。

罗丝——鲍家小姐，鲍翰源之女。

程德水——程天送养父，教书先生。

程母——程德水之妻，程天送养母，书中称天叶娘或天送娘。

程天叶——程德水之女，程天送之姐。

余午桥——宝康钱庄东家，洞庭山帮领袖，余松年之父。

余太太——名郑淑珍，余午桥之妻，汪家大奶奶郑氏之妹。

余松年——余家少爷，余午桥之子。

胡东阳——徽州名医，程德水的好友，程天送的老师。

程景辉——程天送同村好友，小名石头，后成为洋务官员，曾任汉阳兵工厂总办等职。

唐老庆——徽州农民，被骗往南洋做苦力，后为保护程天送而死。

唐守义——唐老庆之子，后为新军军官，与程天送为结拜兄弟。

许善夔——许氏家族掌门，永丰庄东家，曾把持新安商会多年。

许晴川——许家少爷，许善夔之子，正室洪氏所生。

许晴芳——德国医院护士，许善夔之女，姨太太杜氏所生。

猫 眼——名许茂仁，许家永丰庄总号经理，人称茂叔。

程天正——程德水的学生、族侄，历任歙县知县、徽州知府。

李润卿——洋务官员，曾任江南机器局总办。

孙士骧——洋务官员，历任江南机器局襄办、总办，后出任上海道。

钟玉如——洋务官员，盘龙山铁路会办。

郑襄文——历任户部侍郎、法部侍郎，曾任钦差大臣查办赈案，有“铁面御史”之称。

谢秉魁——武汉恒祥钱庄东家，武汉钱业公会会长，人称魁爷。

赵秀纯——武汉信德钱庄东家，武汉钱业公会副会长。

马二爷——名马玉峰，武汉楚惠钱庄东家、经理。

奎 恩——南洋矿主，英国人。

桑普森——华孚洋行大班，英国人。

董小辫——董记米铺老板，后为华孚洋行买办。

小西荣久——日本松井株式会社社长。

渡边纯一郎——曾为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后取代小西荣久，成为松井株式会社社长。

卫学孔——英国圣莫尔公司总经理，英文名韦利。

小婵娟——名秀娟，原为青楼女子，先后嫁给董小辫、许晴川。

大金牙——名陈老七，鸦片贩子、黑道人物。

文贞师太——云梦庵住持。

小 翠——沈碧云的贴身丫头。



目 录

上 册

- 序 篇 /001
- 第一章 丑 闻 /011
- 第二章 假戏真做 /020
- 第三章 汪老太爷之死 /031
- 第四章 老天送子 /042
- 第五章 微服私访 /050
- 第六章 一语道破天机 /061
- 第七章 飞来横祸 /073
- 第八章 找个理由活下去 /081

第 九 章	鲍氏庄园	/091
第 十 章	天无绝人之路	/103
第 十 一 章	不吃馒头争口气	/111
第 十 二 章	祸不单行	/130
第 十 三 章	越陷越深	/141
第 十 四 章	流血的伤口	/148
第 十 五 章	决 裂	/162
第 十 六 章	哪里摔倒 哪里爬起来	/174
第 十 七 章	悔 悟	/182
第 十 八 章	苦 恼	/191
第 十 九 章	不辞而别	/200
第 二 十 章	鸿 门 宴	/210
第 二 十 一 章	明争暗斗	/224
第 二 十 二 章	高人胡东阳	/234
第 二 十 三 章	西洋之法	/243
第 二 十 四 章	不争乃最大之争	/252
第 二 十 五 章	山不转水转	/263
第 二 十 六 章	顺其自然	/277
第 二 十 七 章	滩口劫案	/285
第 二 十 八 章	歪嘴和尚吃螺蛳	/292





- 第二十九章 升平楼的好戏 /299
- 第三十章 生日 /308
- 第三十一章 风波 /315
- 第三十二章 主动请缨 /323
- 第三十三章 武汉的傲慢 /328
- 第三十四章 意外的重逢 /338
- 第三十五章 不打不相识 /345
- 第三十六章 较量 /351
- 第三十七章 徽州佬的厉害 /359
- 第三十八章 卧凤岭金矿 /368
- 第三十九章 炮弹事件 /375
- 第四十章 暗中下刀 /380
- 第四十一章 殃及池鱼 /385
- 第四十二章 泪别 /390
- 第四十三章 起死回生 /393
- 第四十四章 罗丝的真情 /398

下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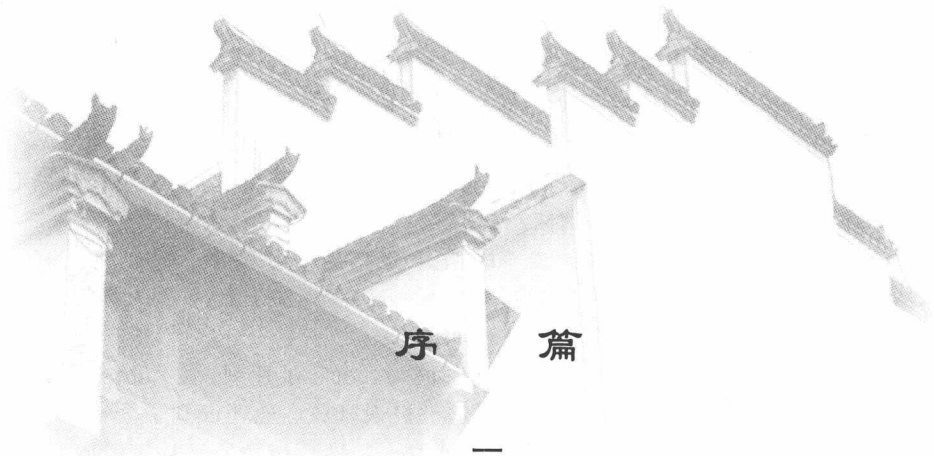
- 第四十五章 华商权益 /407
- 第四十六章 众望所归 /416
- 第四十七章 文静出走 /424
- 第四十八章 长命锁 /432
- 第四十九章 将计就计 /441
- 第五十章 祸 害 /447
- 第五十一章 舍小害而趋大利 /454
- 第五十二章 叫 板 /462
- 第五十三章 以夷制夷 /470
- 第五十四章 密 码 /476
- 第五十五章 绝 境 /482
- 第五十六章 布衣之怒 /490
- 第五十七章 泣血抗争 /498
- 第五十八章 荣 耀 /509
- 第五十九章 废 约 /518
- 第六十章 九雁山血案 /528
- 第六十一章 民心的胜利 /535
- 第六十二章 致命一击 /544



- 第六十三章 奇耻大辱 /552
- 第六十四章 汪鲍反目 /563
- 第六十五章 董小辮出狱 /570
- 第六十六章 重查賑案 /579
- 第六十七章 灭 口 /589
- 第六十八章 证 据 /594
- 第六十九章 秋霜必严 /602
- 第七十章 身世之谜 /613
- 第七十一章 跳进黄河洗不清 /621
- 第七十二章 人心是秤 /633
- 第七十三章 身正不怕影子斜 /642
- 第七十四章 费舍尔兄弟 /648
- 第七十五章 诱 惑 /658
- 第七十六章 租界东扩 /665
- 第七十七章 复 仇 /674
- 第七十八章 离奇的绑架 /682
- 第七十九章 内 鬼 /690

第 八 十 章	醒 悟	/697
第八十一章	风 暴	/705
第八十二章	雪上加霜	/714
第八十三章	真 相	/725
第八十四章	阴差阳错	/732
第八十五章	狗改不了吃屎	/741
第八十六章	匹夫不可夺志	/759
第八十七章	日本人的阴谋	/772
第八十八章	生死与共	/780
第八十九章	最后的抉择	/788
尾 声		/798
后 记		/803





序 篇

中秋节的前一天，鲍家突然出事了。

这事来得蹊跷，事前没有任何征兆，要不是衙门里的书办杨二行悄悄送出信来，鲍家死到临头了还被蒙在鼓里。

事情就出在二十多年前的一桩旧案上。鲍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徽州府“藏镪百万”的富商巨贾不在少数，但最有名的要属汪、鲍、许三家。鲍家老太爷在世时，鲍家的生意不仅在国内遍布东南，而且逐步向南洋发展，除了在印尼、星加坡（即新加坡，当时习惯译作星加坡）和马来亚（即马来西亚，当时习惯称之为马来亚）等地均有商号外，在苏门答腊还有一处占地数十顷的橡胶园。提起“徽州鲍”，南洋一带无人不晓。

咸丰六年，太平军进入徽州，与官军展开激战。其中一支由江西景德镇杀入婺源，后又进占歙县。徽州府人心惶惶。不久，一个姓韦的将军来到了鲍村。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广西人，皮肤黝黑，颧骨高凸。他的嘴唇很厚，泛着紫黑色，说话带着浓重的广西口音，声音嘶哑。

韦将军在亲兵们的护卫下气派不凡地来到了鲍家。他大摇大摆地在客厅里落座后，便解下腰刀啪地拍到了桌子上。鲍家老太爷吃了一惊，但随即镇定下来，急忙趋步上前，双手抱拳，脸上堆起了笑容：“不知将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韦将军斜起眼睛看着他，目光威严而粗鲁，显得有些不大耐烦。“少他娘的废话！”他摆了摆手，打断了鲍老太爷的客套，“老子可不是来做客的，你少来这些虚套子。”

鲍老太爷当然知道来者不善。太平军进入徽州后，战事频繁，韦将军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登门造访。他的到来必有缘由，而且八成是冲着钱来的。他心里琢磨着。果然不出所料，韦将军很快说明了来意。他说，太平军目前严重缺饷，几万人的吃喝给养样样都要钱。他们知道鲍家是开钱庄的，家底殷实，此来不为别的，就是来借钱的。“怎么样，鲍老太爷，这点小小的请求想必不是难事吧？”

鲍老太爷勉强地笑着，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头却暗自叫苦。自打战火烧入徽州之后，地面上已大不太平。除了太平军的袭扰之外，官军的纪律也很差，加上一些土匪盗贼的滋扰，整个徽州府已陷入大动乱之中。一些有钱的主儿见势不好，纷纷外逃，但是鲍老太爷却没有走。不是不想走，而是偌大的家产，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房子店铺又没长腿，惹恼了太平军一把火烧了同样损失不小。与其如此，还不如花钱消灾，左右都是出血嘛。现

在，韦将军找上门来了，鲍老太爷自知在劫难逃，心一横便故作爽快地说：“久闻贵军之名，韦将军有何吩咐，敢不从命？”

“好嘛，看来鲍老太爷是个明白人啊！”韦将军咧开了紫黑色的厚嘴唇，用长满黑毛的手巴掌摸了摸下巴，汗津津的脸上表情活泛起来。

鲍老太爷苦笑了一下，接着又说：“贵军的饷银，老朽当竭力筹措。不过，老朽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讲。”韦将军抬起一只脚蹬在椅子上，一副大咧咧的神情。他对鲍老太爷的爽快感到很满意，态度明显地和缓下来。

“这个……”鲍老太爷摸着胡须，似乎在斟酌词句。沉吟了片刻，他才说，如今战乱连年，老百姓都不容易，大家对贵军没有丝毫不敬，都极表赞成。他还说到了今年的年成不好，茶季歉收等等。鲍老太爷这么说，无非是想通过一些转弯抹角的铺垫来说服对方，从而使自己的请求得到批准。然而，这套生意场上的说话方式对于一介武夫来说显然不合时宜。韦将军有些不耐烦了：“你他娘的到底想说什么？有话说，有屁放，你能不能痛快点？老子可没闲工夫听你瞎扯！”“好好好，”鲍老太爷自我解嘲地笑了笑，“那就恕老朽直言了。”接着他便说出了自己的请求。这个请求包括三项内容，即太平军不进村、不扰民、不犯商铺。

韦将军听了这话，愣了一下，随即哈哈笑了起来。“没想到鲍老太爷还是大善人啊。”他吸了吸鼻子，又朝地上啐了一口，接着拍了拍桌上的刀柄说，“行啊，这要看你肯出多少了。”鲍老太爷问：“贵军想要多少？”韦将军伸出五个手指头。“五千？”

“五万！”鲍老太爷倒抽了一口凉气。真是狮子大开口啊，这一刀也下得太狠了。可事到如今，退缩已无可能，只有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太平军得到了银子，果然信守承诺，一不进村，二没扰民，但这只限于鲍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子，其他村镇并未幸免；至于不犯商铺，同样也只是针对鲍家——鲍家所有的商铺都插上了韦将军的令旗，这是不许侵扰的标志，而其他商铺仍旧厄运难逃，轻者遭受洗劫，重者被一把火烧个干净。太平军退去后，人们看到鲍家安然无恙，不禁愤愤不平起来，尤其是那些损失惨重的村镇和商铺更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们纷纷指责鲍家，说他们“资敌纵寇，以邻为壑”；更有甚者，状告鲍家勾结长毛，祸害地方——如果这个罪名成立，那就是杀头的大罪。鲍家万分委屈，但百口难辩。这事后来越闹越大，一直闹到江宁总督衙门府。当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湘军驻扎祁门时曾得到过鲍家的慷慨资助，曾国藩对鲍家颇有好感，于是开口说了话。他说，鲍老太爷这人我在徽州时见过，心地良善，急公好义，对于湘军资助颇丰，是有功之人。至于资敌一事恐非所愿，刀弩之下，情有可原。曾国藩此言一出，该案遂告平息。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一切都风平浪静。本以为这一页早已翻过去了，没成想如今不知谁又把它捅了出来，而且这一次事情还闹大了，直接惊动了宫里。据说，就连慈禧老佛爷都发了话，谕旨严查严办。就在出事的前一天晚上，歙县衙门接到了紧急公文，县令程天正马上调兵抓人。书办杨二行就在这时得知了消息，连忙赶往鲍村送信去了。

杨二行原先是个穷书生，早年家境贫寒。有一年母亲病重，是鲍家老太爷拿钱替他母亲治好病，又花钱供他读书，杨二行一直感恩在心。公文到达后，他发现情况严重，便借机溜出衙门，连夜赶往了鲍村。鲍村离县城四十多里路，书办杨二行紧赶慢赶，直到下午时

分才赶到了鲍村。这时鲍家大爷鲍瀚源已经午睡起床,正在书房内饮茶。

鲍瀚源是鲍家的长子,时年二十四岁。他自幼跟随老太爷走南闯北,在生意场上久经历练。老太爷过世后,他便执掌了鲍家,在商界颇有声望。鲍瀚源是一个外表稳重、性格内敛的人,他说话不慌不忙,慢条斯理,但却拿得起放得下,遇事果断,从不拖泥带水。

同、光年间,国内战争逐渐平息,但好景不长,不久日本出兵台湾,老毛子又在伊犁闹事,边疆危机纷至沓来。老太爷在世时就感叹道:“这世道,怕是又要不太平了!”他对鲍瀚源说,长毛、捻子闹了这么多年,刚刚消停,这洋人又要闹事了,再这么折腾下去可是折腾不起了。他决定收缩国内产业,逐步向南洋转移。就在老太爷过世前,鲍家在国内的商铺和产业已大部分出手,只剩下上海提篮桥码头等少数几处尚在待价而沽。这一次鲍瀚源回来,就是要与汪家商谈转让提篮桥码头一事。

其实,这桩交易早在夏天就开始进行了,双方讨价还价,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眼下只剩下一些细节需要进一步敲定便可成交了。鲍瀚源一边饮着茶,一边拿起合同草本斟酌着,就在这时候,管家鲍安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大爷,杨书办来了!”

“哦?”鲍瀚源愣了一下,心里想,他来干什么?

“听说出大事了……”“什么?”鲍瀚源放下茶盏,有些疑惑地扬起眉毛,看着鲍安,“你说什么?出大事……出什么大事了?”“听说衙门里接到公文……要来抓人了!”

鲍安说话时上气不接下气,显得十分紧张。鲍瀚源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一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边说:“人呢?快请他进来!”

杨书办匆匆走了进来。由于连续赶路,他风尘仆仆,显出了几分疲态,脸上也满是灰尘和汗渍。“不好了,大爷,出大事了!”

“二行不要急,有话慢慢讲。”鲍瀚源保持着镇静,吩咐上茶。杨二行此时已顾不上客套,迫不及待地说起来。他说,县衙昨晚接到了五百里加急驿递,内容是查抄鲍家并抓捕一千人犯。程知县已经下令抓人,只是天色已晚才没有马上进行。不过,天一亮兵丁就会行动,估计现在人已在路上了。“哦?”鲍瀚源一惊,“这是为何?”

“听说还是当年那桩旧案,不知谁又把它捅了出来。”

“什么旧案?”鲍瀚源一头雾水。“就是老太爷资助太平军那码事。”

“什么?”鲍瀚源说,“这事都过去二十多年了,怎么又提起了?”

“谁知道哩!”杨二行说,“我也觉得奇怪。不过,看来这事不那么简单,恐怕有些来头。否则一桩过去二十多年的旧案绝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再起波澜,而且这一次是宫里发了话,喻旨拿人。看来事情闹大了,得赶紧想办法才是啊。”

“这是谁干的?”鲍瀚源又气又急,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有些坐不住了。事情来得太突然,他没有丝毫准备,而且他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又是谁和鲍家过不去,要下此毒手?鲍瀚源百思不解,一时间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杨二行说:“大爷,别管谁干的了,这事以后慢慢会清楚。眼下可不是找原因的时候,要紧的是赶快想办法,躲一躲才好。要是人被抓了,那事情就难办了。”

“嗯。”鲍瀚源点头称是。杨二行的话提醒了他,眼下的确不是找原因的时候。送走了杨二行之后,他马上着手准备起来。家人们这时都围了上来。身怀六甲的大奶奶在丫头的搀扶下也缓缓地走了过来。他们都得知了消息,心情焦急地围住了鲍瀚源。“怎么办

啊,大爷?”“大爷,快想个法子啊!”

鲍瀚源心里有些乱,但他极力稳住自己,让大家不要慌张。他把妻子扶到椅子上坐下来,然后冲着鲍安喊道:“把人都给我叫来!”

不一会儿,家里的男仆女佣都被召集起来了。鲍瀚源此时已经快速理清头绪,做出了布置。“马上收拾东西准备走!”他向仆佣们吩咐道,“拣要紧的拿,多余的就别带了。都去吧——”他挥了挥手,仆佣们一边散开,一边小跑着准备去了。

“快去套好马匹和车辆,先送家眷走!”

车夫们应了一声,转身而去。鲍瀚源接着又吩咐保镖们做好准备,最后他扭过脸来向鲍安招了一下手:“你派人去江边,备好船只,要快,马上就去!”

三下五除二,很快布置完毕,鲍瀚源这时一拍脑门,突然想起了什么。“咦,二弟呢?”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二弟鲍清源不在家里。

二

鲍家的二爷鲍清源此时正在后山纵马驰骋。秋日的下午,阳光和煦,天色高远,山野一片葱绿,野菊花远远近近地开着,色彩烂漫。鲍清源心情很好,他挥舞着马鞭,在空中画着圈,抽出一道道尖厉的哨鸣。沈碧云坐在他的身后紧紧地搂住他的后腰,不时发出欢快的叫声。鲍清源哈哈大笑。“你怕吗?”“不怕。”

“那好,坐稳当了!”鲍清源放开马缰,用双腿连连叩击着马肚。马儿像是受到感染,也兴奋起来。它扬起前蹄,嗷的一声长啸,然后腾空跃起,向前飞奔着,撒起欢来。

碧云又是一声尖叫。鲍清源更高兴了。他抖动着缰绳,脚踩镫子,在马背上直立起了身子,嘴里发出噢噢的叫声。山谷中响起了波浪般的回声,一层一层地荡开去。马蹄踏动着大地,发出沉闷的响声;风在耳边呼啸着,把衣衫鼓了起来。天空在摇晃着,原野急速地后移。那种感觉简直爽极了!

光绪八年,旧历壬午,这一年鲍清源刚满十八岁,正是青春勃发,风流倜傥。鲍家老太爷膝下两子,老大鲍瀚源,老二鲍清源。作为鲍家的二少爷,鲍清源很小的时候就被老太爷带到南洋读书,先后就读于英国人和荷兰人办的学校。由于受到西式教育的影响,他喜欢戴洋表,抽洋烟,举手投足,洋派十足。与传统的大哥鲍瀚源相比,简直不像一胞弟兄。

鲍清源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他身材颀长,体型匀称,细长的眼睛柔和而生动,而挺拔的鼻梁更使他显得英气勃勃。鲍清源与沈碧云从小就认识,因为鲍村和沈村靠得很近,每逢集日或年节,小把戏们都会碰在一起玩耍。鲍清源与沈碧云自然也在其中。小时候的沈碧云就长得文静可爱,皮肤白净,像个瓷娃娃,尤其是眼睫毛细长细长的,说话时便像蝴蝶翅膀似的扑闪个不停,很招人喜爱。而她笑的时候就更动人了,两只圆圆的眼睛眯缝成了月牙形,水灵灵的,说不出地清纯动人。鲍清源总爱叫她小猫咪,而沈碧云也反唇相讥叫他大灰狼。每当这时,鲍清源便把双手放在耳边,龇起牙齿,做出一副狰狞可怖的样子说,大灰狼可是要吃人的,专吃小猫咪,说着便扑了上来。沈碧云欢叫一声便连忙躲闪,两人互相追逐打闹,直到笑岔了气,倒地滚作一团……

这是一段美好快乐的时光,但不久鲍清源去了南洋,他们的交往便中断了。沈碧云是

沈村一个小户人家的闺女。她的父亲沈望山是个私塾先生，茶季来时也做一些贩茶的生计，以补贴家用。沈碧云的母亲去世较早，沈望山膝下只有一个闺女，家境虽不富足，但也衣食无忧。沈碧云是个聪明的女孩，自幼跟随父亲读书，诗文书画倒也略通一二，加之天生丽质，年方十六，提亲说媒的便络绎不绝，踏破了门槛，可沈碧云谁也看不上。

沈望山知道女儿心气很高，也不勉强她，对外则声称，女儿尚小，况姻缘未到，此事并不着急；实则暗中也在张罗，寻找合适的好人家。哪有为父者不为女儿着想的？何况沈望山只有这么一个独苗子女儿。

就在这当口，鲍清源从南洋回来了。自从老太爷去世后，鲍清源便经常回乡居住，尤其是夏、秋两季。南洋的湿热天气他一直不喜欢，尽管他的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是在那里度过的。回国后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鲍清源邂逅了沈碧云。就是这一次偶然的相遇，使两个童年时的伙伴坠入爱河，彼此相恋。然而，鲍清源与沈碧云的交往却遭到了大哥鲍瀚源的反对。鲍瀚源是个门第观念很重的人。他认为，鲍家的二少爷怎么能降格和一个小户人家结亲呢？门当户对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可是，鲍清源却不同意他的看法。他主意已定，非沈碧云不娶。为此，兄弟俩话不投机，闹得不欢而散。争吵发生后，鲍清源很长时间不与大哥说话，有时鲍瀚源主动找他他也不肯搭腔。他们就这样默默对抗着。鲍清源并不担心最后的结果，他长这么大还没有想干而干不成的事，何况事关自己的终身幸福。在这件事上，除非大哥妥协，哪怕是彻底决裂，他也不会退缩半点。倒是碧云忧心忡忡，经常暗自神伤，担心僵持下去事情会越弄越糟。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有时她会这样说，“如果你不回来，也许什么事情也不会有了。”在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充满了哀怨，让人心痛。

“别说傻话了！”每当这时，鲍清源就会轻轻搂住她，用一种安慰的语调对她说，“这是上天的安排。我们的姻缘是天定的，谁也反对不了。”

马儿飞奔着，跃上了山坡。阳光暖暖地照在草地上，白色的云在淡蓝的天空下像凝脂一样一动不动。鲍清源收了马缰，让马儿缓缓地在草地上走着。纵马狂奔之后，他们都有些累了，于是下了马，在草地上躺了下来。

“天气真好！”鲍清源仰望着天上的云彩，发出了一声感叹。碧云没有吭声，像是在想着心事。“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鲍清源侧过头来看着她。碧云叹了一口气。

“你瞧你，又叹了口气了，我不是说过吗？你不用为那件事担心。”鲍清源用轻松的口气说，似乎要打消她的疑虑，他又加上一句，“一切有我哩。大哥拗不过我的，他最终会答应。”

“要是不答应呢？”“不会的。”

碧云又叹了一口气，她的眼睛里涌起了潮湿的雾气。“清源啊，我怕来不及了。汪家来人提亲了。”

“什么？”鲍清源吃了一惊，从地上坐起来。“他们是昨天来的。”碧云接着说。

“你爹应承了？”“还没有……我和爹吵了一架……”碧云的情绪低落下来，她的目光中含着深深的忧虑，带着迷惘和疲惫。

自从鲍家反对这门亲事后，沈望山便失望了。他劝说女儿不要再和鲍二爷来往了。既然人家不愿意，何必又死气白赖地求人家呢？难道你还怕嫁不出去啊！老头子心里有了气，开始重新为女儿张罗起亲事。就在这时候，汪家上门提亲了。这让沈望山颇感长

脸,因为汪家无论门第还是家境,哪一点也不输给鲍家。如果这门亲事成了,便可大大地出口气。沈望山带着赌气的心理,对这门亲事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不过,他知道女儿对鲍清源还没死心,所以才没有马上应承汪家,以免被动。自己的孩子自己清楚,碧云这孩子要强,他心里明白,这事得慢慢来。“行啊,”他对女儿说,“要是鲍家回心转意,爹不反对;要是他们还是这个态度,那你就怪不得爹了。”

碧云叹了一口气,她知道爹的心思,这事如果再拖下去,爹随时都可能答应汪家。想到这里,她心里一酸,眼泪便扑簌簌地滚下来。“清源啊,”她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已经是你的人了,要是离开你,我还怎么活啊?”

鲍清源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痛苦地收缩了。他怜爱地搂住碧云,好半天没有说话,内心感到了强烈的自责,一个男人居然让自己心爱的人如此痛苦却无能为力,这还能算是男人吗?他对碧云说,他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原以为再拖上一段时间,事情就会有结果。在他看来,大哥最后一定会妥协的,不可能再有第二种结果,所以他并不担心,甚至认为这事用不着急,不过是迟早而已。现在看来是他错了。汪家的提亲使他感到这事已经刻不容缓,否则他将可能随时失去碧云。“好吧,”鲍清源说,“我马上就回去和大哥谈!”他站了起来,接着又说,“要么他答应,要么我走人。”“清源。”碧云一把拉住了他。她的眼里充满了顾虑。“怎么了?”鲍清源看着她,“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吗?”碧云点点头,又摇了摇头。“别发火。”她轻声说着,用手抚弄着鲍清源胸前的衣襟,仿佛要平息他的冲动似的,“回去好好谈,别让大哥生气,好吗?”

“我知道。”鲍清源按住她的手。碧云的善良让他心头一热,越发感到歉疚。这么好的姑娘,他却让她受了太多的煎熬,这实在太不应该了。“这事都怪我!”他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娶你!这是谁也挡不住的。不行的话,我们就走,我带你远走高飞。碧云,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

“嗯,愿意,只要和你在一起。”

“那好,你就等着吧!我明天一准给你答复,我保证。”

三

衙门里的兵丁在许师爷的带领下急速地向前赶着道。一路上除了打尖之外,几乎没有片刻休息。领头的孙把总颇感不解,他对许师爷说:“做甚如此玩命?弟兄们都累了,休息休息再走吧。”可许师爷却满脸不悦,他瞪起眼珠子训斥道:“休息休息,跑了人犯怎么办?这可是钦案,出了岔子谁能担当得起!”

孙把总挨了训,便鼓起嘴巴,心里气哼哼地想,娘的,什么钦案不钦案,过去又不是没办过,用得着这么玩命吗?他觉得许师爷这一次简直小题大做,认真得有些过了头。

秋天的天光一过半下午,就开始暗淡了下来。尤其是山里,阳光稀薄了下去,温度开始下降,风中饱含着阵阵凉气。

装载着家眷和细软的车辆已经匆匆忙忙地驶走了,鲍家的宅院里开始安静下来。这时候只剩下鲍清源没有回来了。鲍瀚源焦急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人还没有找到吗?”

“没有,”鲍安说,“已经派出四拨人了!”